

双
凤
奇
缘

双凤奇缘

【藏书导读】

《双凤奇缘》，清代传奇小说，作者不详。

书叙汉元帝时，越州太守王忠女王嫱，小字昭君，美貌多才，善晓音律。曾梦入皇宫，帝亦同日梦见昭君，因遣太师毛延寿往访。王忠无奈，将女献出。毛延寿因勒索未遂，故意丑化昭君像，致昭君入宫后被打入冷宫。毛延寿又将王忠发配辽东。王忠生一女，取名嫫，小字赛昭君。不久，昭君得林皇后鸣冤，立为妃，派兵抄了毛延寿家。毛延寿逃至番邦，通过卫律，将昭君图献番王，挑动番王入侵索取昭君。

李广出兵迎敌，先锋李陵被擒死节。帝遣苏武议和，被羁留。番兵攻至京师。帝无奈，将昭君献出。昭君哭别，至雁门关，过黑水河，誓以死殉国。夜宿九姑庙，梦九天玄女赠仙衣一件，从此男人不得近身。至番邦，提出三个条件，要番王永服中朝。又示意随行王龙于酒中下药，使番王昏迷，拖延婚期，并逼番王杀毛延寿。最后，以造白洋桥成为条件方允婚。桥造了十六年方成，昭君放苏武回国，令王龙寄信给帝及皇后、父母，跳河自杀，尸体不见。

王龙回国，送上信。帝夜梦昭君责备自己，痛悔莫及。昭君嘱帝娶妹王嫫。第二天，河中漂来昭君尸体，帝将其葬于芙蓉岭。不久，皇后病故，王嫫被立为后。王嫫得九天玄女传艺，与帝出征番邦，大胜。后王嫫生子，天下太平，各国来朝。

《双凤奇缘》采历代传说编辑成书，又加入昭君妹王嫫，故称“双凤”。

不列颠图书馆藏有此书。

【名家导引】

不列颠图书馆，英国国家图书馆。它的前身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就是人人皆知的青年马克思经常光顾的地方。由于他刻苦钻研，把阅览桌下的地面都磨去了一层。1837年，将大英博物院图书馆、国立科学与发明参考图书馆、国立科技外借图书馆、专利局图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和英国国家书目有限公司合并成今名。

不列颠图书馆最早建于1731年，到1837年，藏书已达100万册。书架总长度达1英里。馆藏珍品有：古代埃及的纸草文献、巴比伦楔形文字的泥板文献、印度梵文手稿、中国敦煌手稿和古代地图、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文献等。

第一回 汉帝得梦选妃 奸相贪财逼美

诗曰：

月貌花容最可观，汉宫曾说有佳人；
一生种下风流债，直使多情悟夙因。

话说自古及今，奇男子与奇女子，虽皆天地英灵之气所神，奇处各有不同，奇男子重忠孝二字，做一番掀天播地的事业，名贯古今。奇女子重节义二字，完一身冰清玉洁的坚贞，名垂名册。

你道那女子是何人？就出在汉朝十一帝相传，元帝在位，其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文有宰相张文学、翰林院掌院学士苏武；武有元帅李广、总兵李陵、都督李虎，一班文武忠良，辅佐汉王，治得国家：盗寇不起、旱涝不兴，要算有道的气象。只因宠任一个奸臣毛延寿，其人狡猾异常，善迎主意，贪财爱宝，无所不为，这也不在话下。

且说越州地方，有一位太守，姓王名忠，乃本京人氏，一身清正，爱民如子。夫人姚氏，年俱半百，膝下无子，只生一女，取名皓月，又叫昭君，生得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女工针指，自不必说，且精通翰墨，又善音律，父母爱如掌上珍珠，不肯轻于议婚，所以昭君年方十七，尚待字闺中。

那年八月中秋佳节，一家同坐饮酒赏月，但见一天月色，照得如同白昼，令人开怀畅饮。昭君多饮了两杯，有些

醉意，告别双亲，先进香闺和衣上床，朦胧睡去。得一奇梦兆，他一生的奇缘，就是当今汉天子。那汉天子亦于此夜睡在龙床，梦见芍药阶前，太湖石畔，有一美貌女子，冉冉而来，生得：

比花花解语，比玉玉生香

汉王见此美貌女子，就是三宫六院，也找不出这个绝色来，由不得浑身酥软，心中沉醉，隐隐抢步向前，把美人的袖子扯住问道：“美人住居何处，姓甚名谁？青春多少？可曾婚聘？”那女子回道：“奴住在越州，姓王名嫫，乳名皓月昭君，年方十七，尚未适人。”汉王听说大喜，叫声：“美人！孤只有正宫林后，东宫张后，西宫尚缺妃子，孤欲把美人选进西宫，以伴寡人，不知美人意下如何？”那女子道：“只怕奴家没福，若王爷不嫌奴容貌丑陋，可到越州召娶奴家便了。”汉王见他依允，此刻春情难锁，便叫声：“美人，即蒙你怜爱寡人，永远山遥，一时难以见面，今夜且赴佳期。”说着要来搂抱美人，那女子被汉王纠缠不过，心生一计，便叫：“陛下放手，后面有内侍来了。”哄得天子回头一看，他就用力把汉王一推，汉王叫声不好，一跤跌倒在地惊醒。汉王南柯一梦，睡在龙床心中一想：“此梦好奇遇也。美人明明说了名姓地方，等早朝时分，差官到越州访问，自有下落。”想罢，天色已明，汉王登殿，文武拜呼丹墀上面，汉王连叫平身，众臣口称万岁，站起分班侍立。汉王先召圆梦官，当殿诉说梦境，圆梦官回奏：“梦是心头想，有是心必有是梦，有是梦必有是人，此梦上吉，吾主传旨召选，梦自遂心。”汉王闻奏大喜，打发圆梦官下殿，便问：“两班文武，那位卿家，代孤到越州访取皓月昭君。”话言未了，班

部闪出奸相毛延寿俯伏金阶道：“臣愿往越州走遭。”汉王大喜道：“卿到越州，选取应梦美人，选得来时，加官进禄外，赏黄金千两，只不许私受买嘱，有负寡人重托。”

延寿领旨谢恩，退出朝门，回了相府，料理家务一番，不敢耽搁。带了二十名长班跟随，上马出京，一路地方，文武官员都来迎接馈送，好不十分畅意。又思昏君得了此梦，认定将假作真，我往越州，此差乃是一件好买卖，那管昭君真不真。打算已定，在路行程非止一日。到了越州，也不先行报程，就到金亭馆驿下马，入内坐定，便连唤驿丞，只吓得驿丞急忙出来迎接，双膝跪下，口称：“相爷在上，小官叩见。”奸相假意喝道：“好大胆狗官，明知钦差入境，不来远接，理应问不敬上官之罪，法当取斩。”驿丞连叩响头道：“相爷请息雷霆，容小官告禀，一来相爷未打报帖，二来驿丞官职卑小，不敢专主，三来本府无文差委，故此得罪相爷，望乞海涵宽恕。”奸相点点头道：“出去罢！恕你罪名，速唤知府前来见我。”驿丞连声答应，站起上马，离了馆驿，飞星来到府衙，下马入内跪禀知府道：“今有朝廷差了毛相到来，选取妃后，未行报帖，现在馆驿，立请大老爷相见，作速便行。”这一报不打紧，只吓得王太爷面皮失色。急急起身上马，带了驿丞，来到金亭馆驿。下马入内，投了禀帖，见了奸相，口称越州知府王忠禀见相爷。说着，跪将下去，奸相把脸一沉道：“如此大胆！明知朝廷旨意，到你地方选取昭君娘娘，不来远接，该当何罪？”王忠道：“岂相爷未曾报帖，卑府有误公务，望相爷宽宥。”毛相道：“且饶不究，这里有告示一道，速拿至人烟集处张挂着，地方总甲举报美貌女子，自十一、十二岁起至十七、十八岁止，尽行报

名，要选取皓月昭君，如有隐慝，以欺君罔法斩罪。”

王忠接了告示，退出馆驿，回到衙门。一面差人送席打扫馆驿，张灯结彩，一面将告示散以地方总甲，四门张挂。退到私衙，夫人接住，分宾坐定，问道：“相公有何公事不快，面带忧容。”王忠道：“夫人有所不知！只是汉王差了毛丞相到此，要选取皓月昭君，此名乃是女儿乳名，眼见要来选取女儿了，你我夫妻只生此女，后来靠他收成，若选进宫，今生就不能见面了。”夫人道：“我女名叫昭君，外人并不知晓，只吩咐家人不许泄漏。”王忠连声有理。

只等地方总甲，在外逐户细查，并无昭君，回报太守，太守即来禀知奸相。奸相因王忠不曾有金银来打点，心中已是着恼，又见王忠回说没有昭君，不禁十分大怒道：“那里没有昭君？显见狗官不用心细查，违逆圣旨，左右与我将狗官拿下。”下面一声吆喝，好似鸟捉燕雀一般。未知王忠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太守被责献女 昭君用计辱奸

诗曰：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若还四季不饮酒，空负人间好时节。

话说太守王忠，见奸相发怒吩咐左右，动手拿他。急急叫声：“相爷且慢，容卑府告禀。”奸相道：“你做一个黄堂知府，管辖万民，连一个昭君没处找寻，怎么回覆旨意，你还有什么分辩？”王忠道：“非是卑府不用心细查，奈查了一月，在城在乡，并无昭君名字，还望相爷原宥。”奸相听说，好不耐烦道：“钦限紧急，任你慢腾腾的性儿推阻，此违背圣旨之罪，你这狗官不用追比，焉肯将昭君找寻出来，左右代我将狗官扯下去打。”下面一声吆喝答应，吓得王忠只叫：“相爷开恩，容宽限三日，卑府好去细查。”奸相坐在上面，佯佯不采，两边虎狼动手，可怜王忠被捺在地，轮替四十荆条大棍，打得王忠哀声不止，肉绽皮开。打毕放起，奸相又叫声：“王忠！再宽限三日，如有昭君，万事休矣。三日外再无昭君，定取狗官首级，决不宽待。”

王忠听说，吓得魂飞天外，魄散九霄，只得诺诺而退，连声答应。一步一拐出了馆驿，有家丁扶住，也骑不得马，便唤一乘小轿抬进衙门。可怜王太守，眼泪汪汪，下轿入内。有姚夫人接至房内坐定，见老爷这等狼狈，问起原由。太守未曾开言，先叹了一口气道：“夫人，想我堂堂四品黄

堂之职，今日撞见奸相这个对头星，因我不将昭君查出，打了四十大棍。又限三日，若无昭君，定要典刑。夫人呀！看来女儿是要献出去的了！如再隐忍，只怕我这条老命，就活不成了。”姚夫人见说，由不得目瞪口呆，暗想女儿这等聪明伶俐，怎生舍得他远离他方。若把女儿前去应选，丢得我老夫妻二人膝下冷清，日后倚靠何人收成结果，若不把女儿献出，又怕老爷受罪不起。由不得一阵心酸，两眼泪如雨。王太守也是含悲痛哭，且自慢表。

再言昭君，自从酒醉睡去，睡中与汉王相会，面约终身，他就痴心妄想，志不改更。到了次日，天明起来，梳洗已毕。不带丫鬟，出了香房，独自步进花园，对天双膝跪下，暗暗祷告念：“信女王嫱，昨夜梦中相会汉王，汉王面许奴家选进西宫，若是奴家有妃后之福，但求遂人愿；若是奴家福薄，汉王不来召娶为妃，奴宁老死香闺，再不他适。”祝罢一番，将身站起，归了香房，每日只是闷闷沉沉，坐在房中，思想汉王，痴心等守，茶饭顿减，容颜消瘦，毫无一点欢情。

那日因在房中闲坐，取了一双大红绣鞋，用针刺绣双飞鸳鸯，正要绣成，忽然线断针折，因大吃一惊道：“难道奴与汉王无缘？不能应三更之梦了么？”说着扑簌簌的泪滴香腮，连声叹息，不禁心中有感，吟诗一首：

寂寞无聊坐绣房，尖尖十指绣鸳鸯；
鸳鸯绣到双飞处，线断针残泪两行。

吟诗方毕，耳畔内忽听远远的上房一片嘈嚷之声，心中好不十分诧异。便叫丫鬟：“你听夫人房中为甚事这等吵闹？速速前去且看一看，回来报我知道。”丫鬟答应，去不多时，

急忙回报小姐道：“不知为什么事情？老爷和夫人坐在一处，痛哭不止。”昭君闻知大惊，急命丫鬟拿梳具过来，打扮一番，要到上房探问消息。你道昭君怎生打扮？但见他：

面对菱花挽乌云，手里青丝发万根，高梳一个蟠龙髻，凤钗金簪鬓边横，柳叶眉弯如新月，秋波秀眼黑白分，脂粉不施生来媚，耳上金环左右分，穿一件团花锦绣袄，系一条碧水波浪裙，玉手镯双龙取宝，金戒指八宝装成，红绣鞋刚刚三寸，白绫带裹住摺根，行一步裙不动人真爱惜，笑一笑齿不露价值千金，远看他分明是广寒仙女，近看他好一似南海观音。

昭君打扮已毕，出了香闺，来到上房，见了爹娘，叫声万福。老爷夫人齐道：“吾儿少礼。”一旁坐下，昭君道：“孩儿告坐。”坐定便问：“爹娘，为什么事情这等伤心？可说与孩儿知晓？”王太守见问，料难隐瞒，便将朝廷钦差毛相来到越州，命为父的四门大张皇榜，要选昭君，因为父的舍不得将吾儿花名报去，回言越州没有此女。恼了奸相把为父的打了四十，还限三日定要昭君，如再没有昭君，就要致死为父，所以与你母亲在此，伤心的话，说了一遍。

这昭君听说，心中又恨又喜，恨的是奸相太不留情，喜的是梦真灵验。便叫声：“爹娘休要烦恼，事到其间，只管将孩儿报去充选，一可救爹爹性命；二可使儿进皇宫一家富贵，爹爹且去见奸相，只说昭君有了，要赦卑府无罪，方敢说明。他自然叫爹爹直说。爹爹回他，卑府一生无子，只生一女，名曰昭君，情愿入宫充选，他自然改容相待爹爹。”

王太守见女儿肯去充选，即刻出房上马，来到馆驿，见了毛相，毛相便问：“昭君有了么？”王太守就照着女儿话回

一遍。毛相忙站起扶住道，口称：“恭喜知府。”只是陪罪道：“如今是国丈大人了，方才多多得罪，望乞国丈宽宥。”王忠连称不敢。毛相道：“可用暖轿将令媛抬来一看？”王忠答应。出来回到府衙，说与夫人女儿知晓。昭君道：“既是天子选儿为妃，还怕奸相不来朝见，岂有君妃先见小臣之礼？爹爹去对他说，一个不出闺门的绣女，怎肯轻于出去见人，请相爷到府衙一看，不怕他不来，等他来时，女儿也替爹爹出一口气。”太守听说，连称：“有才女子胜于男儿。”便出了衙门，赶到馆驿，回明了毛相。毛相暗想：“我原是假意试他一试，他若肯来，就失了贵人的身份，如今不来，方是正理。且住，难道我反就教于他么？”腹内沉吟。未知他肯去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美人图奸臣点痣 鲁家庄定金掉包

诗曰：

休怪清宫心滞涩 一生如水人忠直；
奸邪不识爱芳名，只愿贪财掩美色。

话说毛相虽然心下沉吟，到底奉旨而来。既有昭君，不得不亲去一看。没奈何，与太守来到府衙下马，太守道：“请相爷迎宾馆稍坐，容卑府通报。”说罢进内，昭君道：“毛延寿可来了么？”太守道：“来了。”昭君道：“不要叫他进来，等女儿打扮完备，再着他进来，还要他拜这么几拜。”太守道：“他是当朝太师，怎么拜起你来？”昭君道：“可恨这厮，前日将爹爹打了四十棍，定要他拜奴八拜，只算服礼。”

说着起身，来到自己房中，吩咐一众丫鬟，扮做宫娥彩女，先将圣旨朝南供在厅中，面前摆了香案，但等奸相来到使他下礼，他若不跪，喝骂欺君。众丫鬟答应，忙去打点，昭君也是宫妆打扮，带领丫鬟出了香房，来到厅上，先拜圣旨，连呼万岁。拜毕起来，便叫声：“爹爹，可请毛延寿到里面来相见。”太守依言出来，毛相同了太守，一路行来，心内暗想：“这丫头仗着西宫妃子，我去见他，倘不低头下拜，定说我是欺君；若去拜他，难道一品宰相，屈膝于女子？哎！都怪我前日不是，打了他父亲，他今记恨在心，分明作弄于我。”想着已到厅上，但见中间供着圣旨，旁边坐

着一位宫妆美人，两旁彩娥宫女二十余个，分为左右，已是吃惊，忽听上面一声吆喝道：“圣旨在上，娘娘在下，还不下拜么？”只唬得奸相双膝跪下，先呼万岁，后称千岁，拜了八拜。上面唤了平身，方敢起来，站在一旁，偷眼把这位娘娘细看，果是画中人物。昭君道：“不敢久留，请大人外边坐罢。”毛相告别而出，昭君又叫父亲随他出去，看他说些什么。太守点首出来，见了毛相问道：“小女可充得选么？”毛相道：“令爱虽有几分姿色，但进呈皇上，未知中意，须要三张美人图，一张坐像、一张睡像、一张行像，将此图进呈皇上，若看中了，方做得西宫妃子，我现带画工在此，你快去收拾五百金，送与画工以作笔贐，好代你画图。”说毕，起身回他的公馆。

太守送了毛相出去，转身入内，将毛相吩咐的话说了一遍。昭君听说，骂一声大胆奸贼，分明贪财爱宝，藉此画图为由，索诈金银，令人可恼。便叫声：“爹爹，他既要画图进呈，代女儿自己画罢，也不用费爹爹一文半钞。”太守笑道：“你怎知画法？这是要进呈的，不可儿戏。”昭君道：“孩儿自幼学的画法，且画了呈以爹爹看。”

说毕进房坐下，叫丫鬟抬了一面穿衣镜对照着自己，又取了文房四宝，将色料画笔摆列桌上，铺下粉绫，细细对镜将三张图画描成。不到半日，图已完成，画的笔路分明，真是高手，有诗三首，赞这画图的妙处：

美人坐图：浑如大士坐莲池，瑞靄千层入定时；

毕竟全身无色相，善才龙女两相随。

美人睡图：总为春情暗自伤，销魂早入梦甜乡；

吴宫恃宠巫山后，疲怯西施在象床。

美人行图：身躯袅娜下瑶台，凝是广寒谪降来；
步步莲钩虚着地，空阶踏月正徘徊。

昭君将这三张美人图画描完，摺起出房，送太守展开一看，称羨不已，便道：“女儿你画须画好，只是毛丞相许多路程到此选你，又拜你八拜，也该略送他些微薄敬，方尽地主之情。”昭君点头称是。太守便叫夫人进房，连首饰头面共凑成了二面两银子，交与太守，连三张画图，一并拿至迎宾馆。见了毛相，呈上画图，毛相一见吃惊，忙接过展开一看，假意连声道好，便问：“还是你自己画的？还是托人画的？”太守道：“是小女画的。”毛相冷笑几声道：“好个聪明娘娘，天上无双，地下少有。”

说着，见桌上一包东西，又问道：“这是什么意思？”太守陪笑道：“这是卑职些须菲敬，送与相爷买茶果吃。”毛相不听犹可，一听时，陡然怒从心上起，暗想：“我许多路途到此选妃，又拜你女儿八拜，只有这点东西，还不彀我赏人。”想着，怒冲冲的拿了美人图，向后堂而去，口内不住骂着：“你既轻人，我有主意。”叫左右取笔砚过来，就在昭君每张图画眼下，点了芝麻大一点黑痣；若圣上看见，待我启奏：“此乃是伤夫滴泪痣，命主损三夫，圣上若要此女，恐江山不利。那时圣上心疑，自然不用，使他父女分离，方泄我心头之恨。”想罢出来，假意堆欢，口称盛情，断不敢领，卜于九月十三日，乃黄道吉日，请贵人动身。太守答应，拿了礼物回府，昭君道：“那毛相说些什么？”太守便将他见图称赞，礼物不收，想必嫌轻。昭君道：“爹爹凡事皆由天定，岂系人谋，女儿进京，须要爹爹送女儿去，那怕他奸计百出。”太守言称有理，便与夫人打点收拾不题。

且言毛奸相，暗恨王知府不知进退，自逞聪明，叫女儿画图送我薄礼，只消在此生一妙计，另选美女，也画三图，胜似昭君，汉王一见，定然收用，嘱咐此女，哄奏君王，将昭君贬入冷宫，方知毛相的手段利害。便唤两个心腹家丁，一叫孙龙，一叫赵保，叫到面前，附耳悄悄吩咐道：“如此如此这般。”孙龙赵保听得吩咐，便禀道：“小的们知道，相爷只管放心。”说罢二人出了馆驿，不敢怠慢，四路细访，访了三日，打听出越州南乡有个大财主，姓鲁地名就叫鲁家庄，庄内这位有钱的鲁员外，娶妻赵氏，院君其年四十以外，家中豪富，颇有金银，只可恨膝下无子，单生一女，年方二九，十分伶俐聪明，虽貌逊昭君，却也体态风流。孙赵二人，访着此女，心中大喜，急急找到鲁家庄要去掉包。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使奸计太守被枉 苦分离昭君上路

诗曰：

昨夜阳台梦到家，醒来依旧在天涯；

思亲枕上流珠泪，两目昏花乱似麻。

话说孙龙赵保，访到南乡鲁家庄上，叩问门上有人么？里面走出一个老门公，见他二人差官打扮，叫声：“二位爷，到此有何贵干？”孙龙道：“烦你通报员外一声，有件机密事要见。”门公道：“爷们上姓大名，好待小的通报。”孙龙道：“当面见了员外，自然分晓，你不必再三盘问。”门公入内，只得报知员外。员外不知头脑，心中十分疑惑，急忙出来迎接，也认不得二人，遂邀到厅上，见礼分宾坐定。有家人送茶。茶毕，员外便问：“二位光降寒舍，有何见教？”孙龙道：“员外我们话虽有一句，府上管家在此不好说得。”员外吩咐家人外面使候。孙龙道：“我们今日造府送一樁大富贵与员外的，因当今天子，差了毛丞相来到贵地，要选西宫妃子，已着定本府王忠之女，名叫昭君，才貌无双，已描了三张画图，只为礼送菲了些，怠慢丞相。丞相大怒，将他画图改换，命我二人，另找美女，抵换昭君，一路访来，闻知府上有位美貌小姐，特来惊动，员外若肯将令媛充选，只要黄金千两，送我丞相，丞相自将令媛画图，呈于皇上，包管圣上选用入宫，那时令媛做了贵人，员外还怕不是一位国丈皇亲。”这一席话，说得员外好不高兴，便道：“二位请少坐，